



顏氏家訓卷下

北齊琅琊顏之推著

明新安程榮校

涉務篇第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巳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今史主書監帥諸王
籙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益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

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効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秣鋤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

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

翫十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
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煎胡桃油
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過熟惜乎以彼
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
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
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
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
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
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

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
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
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
悉耻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
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
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齷懼憊尤人主外護
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
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

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恩不出位于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

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得利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穿殊深瘡痂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獲得嘗佐闕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

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
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
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
得辜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
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
辜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
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
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
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修文今曹有山東

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
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
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
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
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
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
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
有肯服旣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
然有一禮官耻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旣

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赦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

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饑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况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懼謗讟思爲

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
且執機權夜損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鬪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
最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

以顛覆漢郎顏泗自稱好正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
王受誅顏俊以據正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
真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方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
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
亡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
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

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嘗爲逆亂誑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丈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卽稱丈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

木字於世木字

半
釋
大

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獲氣息慎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

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
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
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
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
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
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
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
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
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

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
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
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
者唯吳郡太守張暉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
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

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音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釋一曰夫暹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美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烏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

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玉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何有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滌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郛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

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干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

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今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佞之

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侶不
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
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湏福
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
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
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
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
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

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
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修德乎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拆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謾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

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

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何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虺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
池恨怛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
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萋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
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
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封
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識黃蓀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
英益知非龍葵也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大傳曰杕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
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駟頌旣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驂騑乎余
荅曰案毛詩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驂也周禮圉
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驂也
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
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
傳良馬通於牧驂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

乎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
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
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菟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
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
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早蒲故
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其堪食亦名豚耳俗曰
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綏幼子民譽
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其其伯父

依郭氏說荔似今之馬藺於通俗文云馬藺如田字形如白面得
个名耶



劉縉因呼爲荔挺法師縉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
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
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詩云有
滄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
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滄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禮云定猶豫決嫌

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
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
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
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十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疢說文云疾二日一發之瘧疢有
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

病之惟小疾病亦為病瘧氣氏此病亦為大瘧
圖影失形今為之是之此語見古之書籍之不白也



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瘧瘧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
瘧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
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

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
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景柱掛
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核音於景反
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子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聚聚之藜而古叢字似窳字近世

儒生因改爲窳解云木之窳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比且爲穿鑿失爾雅訓也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爰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

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
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
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
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
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
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吳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
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
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
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

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玄該云
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
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
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
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
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
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漢書王莽
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
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爲擗

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賜

反末代隸書似祀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猶如

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

策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

為述作姤字誤而為姤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姤

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為豕字音以帝為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

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

遂無宓羲之號處字從虎音呼宓字從宓音綿下俱為必

末世傳為遂誤以處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

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為單父宰即處羲之

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末昌郡城舊單父

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

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

矣 太史公記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

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

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

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
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
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
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
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
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
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
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
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

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
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
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
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
狀綰灑度量劑不壹歎疑者皆蠹明之凡四十字其
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
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
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
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其書兼爲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其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漢書云中外禊福字當從示禊安也音匙七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察也然則小井所

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旣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答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後漢書云鶴雀銜三鰾音善魚多假借爲鱸鮪之鱸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鱸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鱸魚大如五斗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鱸長二丈安有鶴雀能勝一

者况三頭手鱸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鱸字孫卿云魚鱸鱸及韓非說死皆曰鱸似地蚕似蠟並作鱸字假鱸爲鱸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寐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

此是削札牘之柿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泔泔毛傳云泔泔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壘鼓蒜果共一筭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士通呼物一由改爲一顆

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
目似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瓌瓌眼中淚出珠
子磔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
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扞
一裹內箒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
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
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劫即是破倦之破耳要用字
苑云破
音九偽反字見廣
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劔之刀
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

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

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為輶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
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嚶羹之
嚶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
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
相傳俗間又有輶輶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
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查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
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
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

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
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
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
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
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
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
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
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粝粝今日富貴
忘我爲炊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

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
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爨又或作居 通俗文世間

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
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
俗反音甚爲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
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
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
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
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

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
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
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
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
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
所書此說出皇甫
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
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
厠豨黥韓履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

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
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
嫔皆由後人所羈非本文也或問曰東宮舊事何
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
記注遂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爲鴟祀
故以祠代鴟呼緝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緝字呼盞
爲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
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鑲字木傍作
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花

則金榜作華怒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
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
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
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
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蒼又寸斷五色
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飭物即名為蒼
于時當緝六色罽作此若以舖緹帶張敞因造絲旁
畏耳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

唯闕駟于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土
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
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
為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其太原
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
為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
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
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
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

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爾雅云木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木似薊而生山中。紫木葉其體似

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

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士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

犧雙觝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未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稔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觝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

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
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
輒耳考校是非特湏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
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
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
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
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隹音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
壑乃施谿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為獠音葛獸名
出山海經

寵變成寵

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

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

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折成異如此之
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
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畧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
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
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
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柜杯是也今之隸書轉
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
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

西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劭叅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祛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焚注焚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易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

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豆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

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
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
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
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
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
都邑叅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權而量之獨金
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
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鉅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

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
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
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
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
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李節著音韻決疑時有
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踈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
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

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
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裨爲逋賣反娃爲
於垂戰國策音刳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
戛爲棘讀血爲猛字林音看爲口其反音伸爲辛韻
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否分作四章李登
聲類以系音昇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
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
爲在邁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

文曰入室求日搜反爲允侯然則允當音所榮反今
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潘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
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
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
舉昔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
昔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昔也然
則昔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麗精
麗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

上呼號
下烏故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

反生惡殺於各反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馬字鳥名或云諧詞皆

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死分鳥字音訓若訓何訓

安當音於愆反於馬逍遙於馬嘉客馬用伎馬得仁

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美愆反故稱龍馬故

稱血馬有民人馬有社稷馬託始馬爾晉鄭馬依之

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

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音耶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

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

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

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

刻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

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

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

人之別此爲穿鑿耳。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尅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當對元帝飲諶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朮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同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現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勣音藥自稱爲鴉音燥非唯音

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向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常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善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

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
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
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美家
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
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
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

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
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
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土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
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
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
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
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編滿經傳唯有姚
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

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
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
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
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
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
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
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

父字爲父字

獄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又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
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
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
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
業豈見此耻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
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
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别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
的揖讓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

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
解追兵三九讖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
願汝輩爲之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
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
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憾怵音敕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
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
嫉坎墮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
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
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
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
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
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
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脰音豆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悄悄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

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日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莞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莞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

有手談坐隱之日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

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劔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瑣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技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北地燒磚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
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
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
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
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使汝等沉
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隊矣兼以

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
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
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
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磚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
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
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鬻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
在言外載以鰲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
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
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

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酌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
隨力所至勿剝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
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
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
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
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
守墳墓之時况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

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終

勾餘宋禮寫

顏氏家訓後序

如瓌韶年時受小學於先君習句讀至顏氏家訓請曰豈先君所遺何不授全書先君笑曰童子能知問此可教矣此北齊黃門侍郎祖諱之推所著世遠書亡家藏宋本篇章斷缺吾

每留意訪求全本弗獲汝能讀書成
立它日求諸好古積書之家當必得
之又曰侍郎祖五世生魯國公諱真
卿常山太守諱杲卿竝以忠義大顯
于唐五世居金陵魯國五世生永新令
諱翽與弟招討使諱翽因家永新招

討十二世生祖諱子文又自永新徙
居安福傳流至今自吾太魯國蓋二
十七世去侍郎蓋三十一世具載家
譜可考此書苟得其重刻之以承先
志以貽子孫毋忽如瓌謹識不敢忘
既而宦遊南北雖嘗萬意訪求亦弗

獲正德乙亥自陝州轉官姑蘓遍訪
始得宋董正工續本于都太僕玄敬
繼得宋刻抄本于皇甫太守世庸乃
合先君所藏缺本參互校訂而是訓
復完因命工重刻以傳蓋庶幾少副
先君遺志而於顏氏之後或有裨焉

序致篇曰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
齊門內提撕子孫如瓌仰述先君重
刻之意亦此意也爲顏氏子孫者其
尚慎行之哉

正德戊寅冬十月望日如瓌謹識

後正德乙亥... 王新... 尚... 後... 意... 亦... 如... 意... 也... 意... 既... 大... 子... 孫... 其... 意... 內... 其... 子... 孫... 其... 意... 重... 意... 既... 已... 非... 其... 意... 也... 意... 其... 意... 重...

顏氏家訓小跋

顏氏家訓小跋... 意... 其... 意... 重...

余楚產也家訓楚未有刻也雖散見諸書旁引而怕以不獲全書為憾余倅東倉迎家君至養時王太史鳳洲翁以詩贈有家訓傳來舊姓顏之句因走弇山園以請迺出是書如獲拱

辭閱之則前以戊寅刻而今又以戊
寅遣也如環其有以俟我乎奇矣奇
矣王太史既出是訓又貽余以家廟
碑而為之跋他日請叙家譜又云家
訓未列諸顏及杲卿傳而屬余以稌
太史公之益我顏氏亦遠矣哉因奉

命鑿諸梓以泐來裔以永保太史相
成之意云 皆

萬曆戊寅季冬茶陵顏志邦又言

